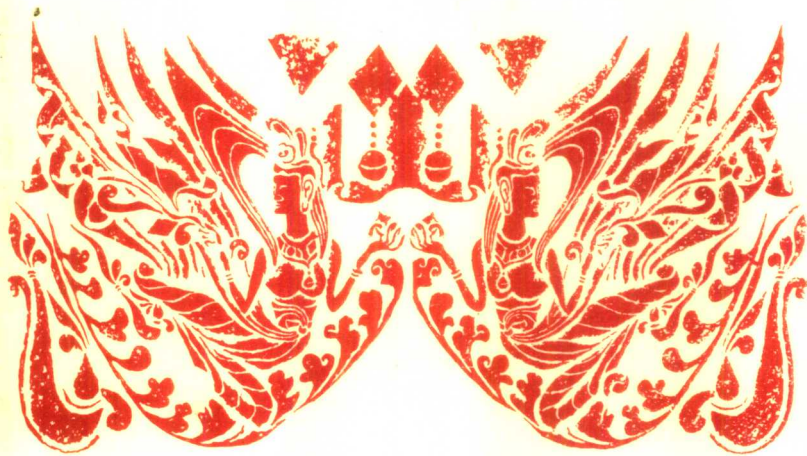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 名著分类集成

17

词曲卷

(三)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

17

词曲卷

(三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汤贻汾 (1777—1853)

字若仪，号雨生、琴隐道人，晚号粥翁，江苏武进人。祖、父均以死效忠清王朝，本人得以荫袭云骑尉，曾任三江守备、乐清协副将等地方武官。后退居南京，筑琴隐园，以诗画自娱，海内名宿多与之游。太平军攻破南京，投水死。谥贞愍。贻汾博通天文地理百家之学、琴棋箫剑之艺。擅画山水，亦写墨梅、花卉，笔致秀逸，兼工行草书，与戴熙并称“汤戴”。诗词亦佳，著有《琴隐园集》。词集单行者曰《画梅楼倚声》。

贺 圣 朝

宿松军中

暮云一片随营落，看旗翻日脚。朝朝闲却绿雕弓，向霜林弹雀。将军白发，征夫血泪，进三更霜角。狂歌痛饮曷如吾？早枕戈眠着。

选自《琴隐园集》。本词吟咏军旅生活，作于贻汾以武职随军屯驻安徽宿松时。军营生活本应是紧张、严肃，充满临战气氛的，然而词人笔下的清军将士，却终日执弓弹雀，枕戈醉眠，松懈放纵，无所事事，这就于平淡的描述中，隐含着对清政府治军无方、武备废弛的辛辣嘲讽。在这种环境中，“将军白发征夫泪”的感叹也就不再局限于前人抒发征戍之苦的本意，而更多地寄寓了词

人虚掷光阴、无所作为的牢骚与苦闷。全词妙在不露锋芒，蕴意自现。（苗 洪）

千 秋 岁

九日灵丘北城寺楼

僧楼侧帽，无限悲秋意。斜风细雨重阳例。旁边人自少，佳日秋余几？倾绿蚁，吟朋且把黄花抵。 无处思兄弟，肠断登高地。身又老，官如寄。全家霜角畔，双泪飞鸿底。乡万里，并无荒径归何易！

选自《琴隐园词》。本篇借重阳节登高悲秋，抒发身世飘零之感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九九重阳，是家人团聚、尊亲敬老的传统节日，对羁留异乡的宦游人来说，倍感凄凉孤寂，更何况斜风细雨无情，更添愁绪。词人不禁感叹道：这恼人的秋意何时方休？下片写自己年老官微，飘泊无定，亲人天各一方，音信难知，故乡远隔万里，欲归无路，只好借声声画角、片片飞鸿寄送情思。全篇格调悲凉，于凄哀愁苦中隐含着深深的绝望情绪，读之不禁使人联想到杜甫“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，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”（《登岳阳楼》）的诗句。从下片“无处思兄弟”、“全家霜角畔”、“并无荒径归何易”等句流露出的种种迹象来看，本词也确实带有浓重的感时伤乱的意味。（苗 洪）

董士锡 (1782—1831)

字晋卿，一字损甫，江苏武进人。嘉庆十八年(1813)副贡生，候选直隶州(今河北)州判。客游公卿间，南河总督黎世埏聘修《续行水金鉴》，见称于时。少从舅氏张惠言学，经学及诗、古文、词皆得其传。董词清俊骚雅，持律谨严，深得周济、沈曾植等人推崇。周济尝从其受词法，后二人并为常州词派中坚。著有《齐物论斋集》。

虞美人

韶华争肯假人住，已是滔滔去。西风无赖过江来，历
尽千山万水几时回？ 秋声带叶萧萧落，莫响城头角。
浮云遮月不分明，谁挽长天一洗放天青？

选自《齐物论斋词》。作者生活的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正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，清王朝在风雨中飘摇欲坠的迹象已十分明显，这首词所表现的就是作者在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际的那种强烈的忧患意识。“韶华”句，以感叹年华的流逝无情，暗寓词人对国势江河日下、无可挽回的哀伤。“西风”云云，则喻指西方列强对中国日益加紧威胁。“莫响城头角？”表明词人对时刻存在的战争危险的担忧和对避免战争的渴望。而末两句问谁能挽长江之水一洗浮云，则在无可奈何之中尚存有几分渺茫的幻想。全篇以沉郁雄奇之语出之，却给人以悲凉凄哀之感。(苗洪)

木兰花慢

武林归舟中作

看斜阳一缕，刚送得，片帆归。正岸绕孤城，波回野渡，月暗闲堤。依稀是谁相忆，但轻魂、如梦逐烟飞。赢得双双泪眼，从教流尽罗衣。江南几日又天涯，谁与寄相思？怅夜夜霜花，空林开遍，也只依知。安排十分秋色，便芳菲总是别离时。惟有醉将醺醺，任他柔橹轻移。

选自《齐物论斋词》。本篇写短聚长别的离情。上片先从久别重逢前写起，铺叙数陈，工笔细摹，句句落在实处。“正岸绕孤城”三句，是归途所见，妙在以景寓情，借清闲幽雅的景色反衬归乡游子起伏难已的心潮波动，构思婉曲倩巧。下片写相逢后的再别。直抒胸臆，不加遮饰，然而又处处与上片回环照应，不落浮泛。聚散悲喜对比强烈，更显出情思难禁。“安排十分秋色，便芳菲总是别离时”二句，用意与明高启送别诗“疏杨映老荷，别处最秋多”相仿佛。结句谓用沉醉驱遣离愁，是自我排解之辞。（苗洪）

菩萨蛮

湖上送别

西风日日吹空树，一林霜叶浑无主。山色接湖光，离情自此长。离情随绿草，绿遍江南道。他日望君来，相思又绿苔。

选自江阴缪氏本《齐物论斋词》。此篇上片写送别时的情景，交代时令、地点，泛泛地借景抒情，并无特别值得称道之处。然而词人在点出“离情”二字之后，却有意避开以往司空见惯的“秋思”套路，将“离情”寄托于湖光山色之上，暗中扣住“绿”字。下片即从这一“绿”字展开联想，将人我、时空巧妙地贯穿、交织在一起，从阴抑惨淡的秋别一跃转为生机盎然的春思，借相思写离情，别开生面，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。全词纯用白描，清新自然而情思悠邈，尤其表现手法独具特色，堪称深于用心又善于创意的佳作。（苗 洪）

孙尔准

字平叔（叔平？），号莱甫，江苏金匱（今属无锡）人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出任汀州（今福建长汀）知府，累官至闽浙总督。卒谥文靖。学问淹贯，尤长于词。张德瀛称其词“如落叶哀蝉，增人愁绪”（《词征》卷六）。有《泰云堂集》。

词集凡三种，曰《雕云词》、《荔香乐府》、《海棠巢乐府拈题》，各一卷。

渡江云

登北固亭

枫林红尽处，孤亭涌出，四面瞰秋光。正渴虹饮雨，
两点金焦，晴翠满空江。秣陵瓜步，依稀辨，烟树微茫。
残钟歇，白头僧到。闲话说齐梁。堪伤，酒旗戏鼓，
都已飘零，问琼枝谁唱？只为是、一番佳丽，做出凄凉。
一拳北固青如画，衔尽了、千古斜阳。题壁罢，潮声打到
城墙。

选自《雕云词》。是一首怀古登临之作。上片写景，由近及远。色彩鲜明强烈，境界逐渐开阔。“白头僧”以下自然过渡到抒情怀古的主题，“堪伤”两字领起兴怀，又用“飘零”、“凄凉”紧相呼应，一步一跌，于今昔对比中寓含人世沧桑、兴亡盛衰之感。结尾数句收结到眼前景色。却笔笔映带古今，想落天外，余韵悠长。全篇结构绵密，沉郁悲凉，典故和前人诗意的运化自然灵动，有力地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内涵。（苗洪）

水调歌头

月夜登包山翠峰绝顶望太湖

今夕是何夕？天上玉京秋。包仙去后，遗却笙鹤在山头。七十二峰烟翠，三万千顷波浪，都作月华流。西子此中去，极目少扁舟。更何须，银汉水，洗双眸。一声吹裂霜竹，唤起玉龙游。我欲乘之东下，看取玉壶天地，何处有瀛州？身外且休问，醉酌碧花瓯。

选自《雕云词》。包山古称夫椒山，即太湖中之洞庭西山。本篇写月光中俯瞰太湖景色所见，宛同仙境。上片连用包仙、王子乔和范蠡西施故事，借美丽动人的神仙传说烘托太湖烟水的灵幻迷离。下片驰骋遐思，清逸奇隽，“一声吹裂霜竹，唤起玉龙游”以下，颇具太白神韵。（苗洪）

周 济 (1781—1839)

字保绪，号未斋，又号止庵、介存居士，江苏荆溪（今已并入宜兴）人。清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曾官淮安（今属江苏）府学教授。少与同郡李兆洛、涇县（今属安徽）包世臣以经世之学相切磋，兼通兵家论说，习击刺骑射。弃官后，隐居金陵（今南京）春水园，潜心著述。所著《晋略》，论者谓借史事自抒胸中猷画，非徒考

据而已。有《介存斋诗》，而尤以词及词论名世，继张惠言之后为常州词派又一重要词家兼理论家。所论强调“词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”，崇尚雅正，标榜周邦彦、辛弃疾、吴文英、王沂孙四家。辑《宋四家词选》、《词辨》，附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，独具手眼，为世所重。其词集，则有《止庵词》、《味隽斋词》、《存审轩词》等。

渡江云

杨花

春风真解事，等闲吹遍，无数短长亭。一星星是恨，直送春归，替了落花声。凭阑极目，荡春波，万种春情。应笑人，春粮几许，便要数征程。冥冥，车轮落日，散绮余霞，渐都迷幻景，问收向，红窗画篋，可算飘零？相逢只有浮萍好，奈蓬莱东指，弱水盈盈。休更惜，秋风吹老莼羹。

选自《止庵词》。咏杨花词，以宋苏轼与章棻两首《水龙吟》最为脍炙人口，多借杨花的飘零无主，抒发对命运无常、身世飘泊的感慨。本词则于前人窠臼中翻出新意，起句“春风真解事”云云，于“等闲”之中引出人间别离的长亭短亭，接着点出“恨”字，将人的主观情感映射到自然景物之上。“荡春波，万种春情”写春景，极其豪壮。换头“冥冥”以下，以迷茫晚景引出杨花的归宿问题，或“收向”“红窗画篋”，或随浮萍飘泊东西，词人对这两种结

局都表示疑问和否定。结语用晋张翰思莼羹而归的故事，又从杨花的遭际归结到人的命运本身。秋风春风，首尾呼应，有一波三折之妙。谭献评此词“怨断之中，豪宕不减”（《篋中词》），颇能道出本词的艺术特色。（苗 洪）

蝶 恋 花

柳絮年年三月暮，断送莺花，十里湖边路。万转千回无落处，随侬只恁低低去。 满眼颓垣欹病树，纵有余英，不直封姨妒。烟里黄沙遮不住，河流日夜东南注。

选自《止庵词》。周济论词云：“词非寄托不入，专寄托不出。一物一事，引伸触类，意感偶生，假物必达，斯入矣。万感横集，五中无主，赤子随母笑啼，野人缘剧喜怒，斯出矣。”（转引自谭献《篋中词》）本词从眼前很小的柳絮起兴，触类旁生，即景传情，最后归结到气势宏大的江河流注上来，表面看来是在感慨春光岁月的流逝无情。然而飞絮余英，颓垣病树所描绘出的极其衰颓没落的气氛，又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。似寄托而非寄托，弦外之音，意外之旨，值得读者仔细把玩体味。（苗 洪）

征 招

冰 缸

边笳吹老天山雪，跋乌乍栖庭树。露重卸金盘，听商

音凄苦。儿童骑自诩，便闲把、棘门军聚。数点敲残，隔墙砧杵。何处是灵津，流澌结，冲冲马蹄难驻。待约鹳鹅齐，沸春地蛙鼓。熏风知几度？向瑶榭，换将荷柱。漫凝想、鹤擎风姿，有顾荣挥羽。

选自《味隽斋词》。这首词所咏之物是冰钲。钲即《周礼》中所谓的铎、铙，是军中号令士卒所用。冰钲，即严冬凝冰之钲。上片起句即紧扣题意，接着联想到自己早年醉心习武、许身军戎的往事。下片写志向与现实的冲突，隐约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感慨。周济对晋代历史素有研究，晚年曾著《晋略》，所以下片用了许多晋代典故，得心应手。周济咏物词意多隐晦，本首也不例外，但其中的起承转合、遣词用事都不无独到之处，从中可以看到常州派词人向南宋吴文英、王沂孙等人学习的痕迹。（苗洪）

周 儋

字东侯，号山樵，江苏太仓人。诸生。著有《兰藻堂乐府》。

疏 影

题姜白石像

翩然唳鹤，任俊游海内，鸥鹭相约。一舸春寒，几度寻诗，吟踪到处飘泊。归与且醉苕溪月，奈似此，江山寥

落。把怨情、托赋梅花，待补楚骚疏略。还问南朝鼓吹，大晟旧谱失，谁振宫乐？一笑仙魂，携笛重来，响遏飞云低阁。尊前我自心香爇，算一样、布衣萧索。甚夜深、天上诗星，独耀贯虹芒角。

选自《兰藻堂乐府》。《疏影》、《暗香》，是姜夔著名的咏梅自制曲。姜夔于南宋初年以布衣遨游公卿间，颇得盛名。其词清劲疏宕，于周邦彦、吴文英间自成一格。所作词集《白石道人歌曲》，对清代词风影响甚大。本词题为“题姜白石像”，却重在追摹姜夔其人俊逸不羁的人品和词风，可谓画虎画骨。结尾联系到自己同样萧索落拓的身世，表示对姜夔的瓣香景仰之意。作者将姜夔比做天上贯日如虹的诗星，可谓推崇备至。（苗洪）

周之琦 (1782—1862)

字稚圭，号退庵，河南祥符（今开封）人。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历任四川盐茶道、浙江按察使、广西巡抚、江西巡抚、湖北巡抚等职，官至刑部右侍郎。曾辑《晚香室词录》八卷，《心日斋十六家词选》十六卷，取舍调停于浙、常二派之间，谭献称其“截断众流，金针度与，虽未及惠文（张惠言）、保绪（周济）之陈义甚高，要亦倚声家疏凿手。”（《篋中词》三）自作词师法元代张翥，兼擅哀婉、雄健之胜，黄燮清称其“浑融深厚，语语藏锋，北宋瓣香，于斯未坠”（《词综续编》）。著有《金梁梦月词》、《怀梦词》、《鸿雪词》、《退庵词》四种，总称《心日斋词》，收入陈乃乾辑《清名家词》中。

思 佳 客

帕上新题间旧题，苦无佳句比红儿。生怜桃萼初开日，那信杨花有定时。 人悄悄，昼迟迟，殷勤好梦托蛛丝。绣韩金鸭薰香坐，说与春寒总未知。

选自《金梁梦月词》。《思佳客》即《鹧鸪天》。作者此题下共四首组词，本篇是第二首。作于嘉庆二十年(1815)，作者时年三十四岁。从词中借用唐代诗人罗虬《写《比红儿诗》一百首赞美歌妓红儿的典故来看，词人所思之人，当是一名歌妓。首二句以题咏之多暗示相思之久，以恨无佳句反衬相思之苦，是“背面傅粉”的写法。接下二句以佳人豆蔻年华之娇丽与身世飘零之可悯作比，寄予深痛的感慨。下片前三句抒写绵绵无尽的思恋，结语作一顿挫，以对方身份地位的变化写自己相思的无处着落，含蓄深切。谭献评此词说：“唐人佳境，寄托遥深。《珠玉》(晏殊词集)、《六一》(欧阳修词集)之遗音也。”(《篋中词》三)撇开常州派词论专主寄托的偏执不论，本词确实深得北宋词风醇厚浑融的遗意。(苗 洪)

惜 红 衣

访 姜 白 石 葬 处

汉渚羁愁，苕溪浪迹，野云谁识？旧说西陵，吟魂寄

幽宅。斜阳蔓草，空怅望，春风词笔。凄忆，香暗影疏，掩梅花仙魄。 漂零楚客，抔土长留，湖山恣游历。繁华梦去，故国已无觅。好属小红珠泪，莫向冷枫啼湿。怕洞箫清怨，吹咽六陵秋色。

选自《鸿雪词》。姜夔葬处，相传在杭州北郊西马塍。南宋张炎《词源》评姜夔词如“野云孤飞，去留无迹”，本词开头三句，即将姜夔本人飘泊不定的身世与词风联系在一起。接下来写其墓，忆其人，用姜夔名作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中所歌咏的梅花来比拟姜夔，恰如其分。下片设想姜夔游魂归来，当复有故国之思，寄意深远。（苗 洪）

好事近

纸 鸢

片羽又青云，摇扬半天春色。莫羨儿童牵引，怕东风无力。 微茫纤纆系虚空，远影定谁识？偏是绿杨烟外，有流莺窥得。

选自《心日斋词》。此词咏风筝，是周之琦于广西巡抚任上离任前所作。首二句点题，紧紧扣住风筝飘扬高举的形象特征。接着笔锋一转，从不经意处兴发感慨。风筝看起来扶摇直上，青云得意，然而却要借助东风之力，受牵引丝线的儿童控制，还有流

莺飞鸟窥伺在侧，实在是身不由己，危在旦夕。作者对飞箏命运的庆幸与担心，其实是自己宦海浮沉数十年的心境的真实写照。结语工巧、委婉蕴藉。前人评云：周词“绮丽缜密，直逼草窗（周密），‘纸鸢’一词，寄兴尤婉。”（《听秋声馆词话》）（苗洪）

倦 寻 芳

渡 汨 罗

素波箭激，新涨奩平，舟舫烟浦。道左残碑，题字不堪重抚。寂寂江天如梦寐，悠悠湘水无今古。悼贞魂，但怀沙事往，九歌凄苦。忆泽畔、行吟憔悴，渔父难招，詹尹空诉。怨偶椒兰、争念美人迟暮。鱼腹长怜埋恨日，蛾眉岂有容身处。近端阳，听迎神，数声箫鼓。

选自《鸿雪词》。本篇为过汨罗江凭吊屈原而作。起首数句写激流飞湍的汹涌江潮，是词人泊舟江岸时所见。“寂寂江天如梦寐，悠悠湘水无今古”二句，由眼前景过渡到古今情，境界异常开阔。下片反复追诉屈原怀忠不遇，踽踽行吟时的凄凉悲愤的心境，对屈原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。结句回写端午节祭祀屈原的迎神箫鼓，抒发对诗人的无尽思念。周之琦平生宦迹甚广，行踪所至留下大量吊怀之作，偶然兴感，俱能情发于中，溢于外，真挚质朴，颇见功力。（苗洪）

林则徐

生平事迹见诗歌卷。

高 阳 台

和嶰筠前辈韵

玉粟收余，金丝种后，蕃航别有蛮烟。双管横陈，何人对拥无眠。不知呼吸成滋味，爱挑灯、夜永如年。最堪怜，是一泥丸，捐万缗钱。春雷歘破零丁穴，笑蜃楼气尽，无复灰然。沙角台高，乱帆收向天边。浮槎漫许陪霓节，看澗波、似镜长圆。更应传，绝岛重洋，取次回舷。

选自《云左山房词抄》。本词反映的是鸦片战争的重大事件，作于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抗英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。上片写烟祸为害之烈。作者自注：“罌粟，一名苍玉粟。”“吕宋烟草曰金丝釀。”当时中国已明令禁止种植罌粟，只允许种烟草，然而英帝国主义却将罌粟加工成鸦片贩运到中国。作者在词的开头直接点明鸦片的来路，使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。以下逐层剖析鸦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危害。作者心中满怀悲愤，所以笔笔痛切哀惋，含蓄有致。下片笔锋转向禁烟抗英的宏大场面，抒发禁绝烟祸的快意，格调高亢昂扬，气势淋漓酣